

柴田三左衛門

德川家康

25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石河兵衛

中野宗長

不破彦三入道

南海出版公司

德川家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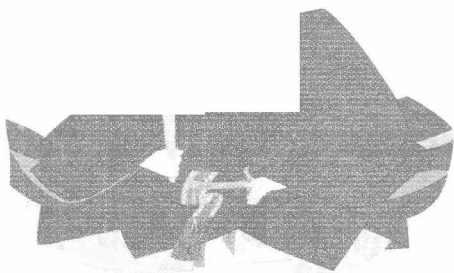
25

〔目〕

山冈庄八 著

岳远坤 译

策划 柏杨 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年



目 录

一	夏役开战	1
二	出兵道明寺	20
三	激战若江	40
四	父子入阵	60
五	夜半激将	80
六	五月决战	94
七	败军无略	117
八	忠勇片桐	134
九	孤城落月	147
一〇	丰臣末路	164

目
录

一一	壮士悲愁	186
一二	独目窥鼎	198
一三	再起风波	221
一四	黜子去祸	233
一五	王道苦门	252
一六	大坂遗孤	269

一 夏役开战

庆长二十年四月二十六，大野主马亮治房率兵两千余，穿过背阴的山岭，放火烧了郡山，大坂夏役由此开始。

未几，郡山东北民房悉数焚烧殆尽，倘若置之不理，奈良一带很可能随即化为一片焦土，一时间危机重重。于是，五条城城主、幕府代官松仓丰后守重正为了迎战，与奥田忠次一起撤退至国分一带——大和顿时成为战场。

大野治房变得如此强硬，说是因为兄长大野治长态度暧昧，但直接的引线，乃是他发现视为心腹的甲州浪人小幡景宪，竟与所司代板仓胜重暗通消息，后竟一去不返。治房对景宪备极信任，在各项军务大事上，他亦常与景宪互通声气，与真田幸村对抗。他曾对景宪的为人和才具大为敬服，甚至特意在自己府邸内为其修建了一处宅院。而那小幡景宪，声称要去探听堺港动静，出城之后便再也未回，使得治房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。为防人非议，他不得不痛施重手，以明主战之心。

由于景宪之变，治房疑心大起，认为人皆不可信！别说寻常人，就连亲兄治长和母亲大藏局，他都不再相信；对秀赖，他亦疑虑重重。

治房并不是煽动并挟持秀赖发动战争，而是不得不战。当他隐隐知兄长和母亲想劝秀赖移到郡山，便先人一步，将郡山付之一炬，以绝了他们的念头。他派出军队在郡山和奈良一带烧杀抢掠，大生混乱，然后打算挥兵直指和歌山。

和歌山之主乃浅野长晟，为年纪轻轻便故去的浅野幸长之弟。这个与丰臣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浅野家主，对治长和秀赖的力邀完全不予理会，反把侄女嫁给了名古屋的义直，对家康摇尾献媚。这在大野治房看来，实在无法原谅。“等着瞧，我要让你知我的厉害！”他放弃说服之念，而是煽动其领内众乡绅以及吉野、熊野等地的土豪发起暴动，他们竟也真在各地频频生乱。治房与其弟道犬一起，又放火烧了堺港，然后朝岸和田进发，想一举灭了已投靠德川家康的小出家主吉英，巩固局势。

见乱事大起，四月二十八，板仓胜重遂向浅野下令，催促其迅速出兵。

此时，堺港已淹没在一片火海中。

四月二十八这日，大火肆虐的堺港，关东水军向井忠胜和九鬼守隆等人与大野治长、榎岛玄蕃等人激战。此时，在京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以致京都百姓无不人心惶惶。“大坂派出了众多奸细，妄图烧毁京都。”这样的谣言散布在大街小巷。

“天下当勿虑，包括主谋在内的纵火贼人，已悉数为

所司代掌握。”板仓胜重发放布告，安抚民心。

德川家康原定二十八日出征，亦延至五月初三。

未久，纵火之人在京都百姓的骂声中被押赴刑场。主谋是和大野治房相呼应、潜入京都的古田家家老木村宗喜，连同宗喜的属下，一共逮捕了三十余人。

郡山城守将筒井正次已弃城而逃，大坂军杀到奈良，却是无力再进，否则，被烧掉的便不仅仅是堺港，奈良和京城这两座古城无疑将化为一片焦土。

世人对此忧心忡忡，板仓胜重正是因为察觉了天下之人的忧心，才催促浅野迅速出兵。

以水野胜成为主将的大和口军先锋，正急速朝奈良方向进发，但在他们到达之前，奈良仍然有被毁之险。胜重认为，此且不够，只有把浅野军调出和歌山，给大野治房足够的压力，方能阻挡他们。

“必保京都和奈良！”这是家康下达的严令。若无严令相阻，大坂军定会被人看作不知丰臣氏和两大古都孰轻孰重的乱兵，留下千古骂名。

浅野长晟就是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在留心领民暴乱的同时，率五千兵马出征。这却令大野治房暗喜：长晟中计！因治房的战术乃是诱出浅野军，寻机煽动暴民袭击和歌山城，进行两面夹击。

浅野的先头部队到达佐野，已是午时四刻。此时，长晟率领的主力也随后到达了樫井川对岸的信达。信达曾是大野治长的领地，故治长老臣北村喜太夫和大野弥五右卫

门正等着大坂军到来，以起事呼应。但他们正要起事时，浅野得知消息，立即活捉了喜太夫，杀掉弥五右卫门，由此揭开了两军对垒的序幕。

浅野长晟面对的大坂军，有人说是四万，有人说是两万，即便号称四万有些夸张，但对于只有五千兵力的浅野来说，大坂军仍然数倍于他们。

这支大坂军的总大将自是大野治房，麾下聚集着道犬治胤、郡主马、冈部大学、塙团右卫门、淡轮六郎兵卫、御宿勘兵卫、米田监物等人，个个都是猛将。其中的御宿勘兵卫正友，关原合战时战败受斥，一怒之下弃甲而去，投了越前的忠直，因与主君不和，又愤然离开。现在他仍然扬言，战争胜利之后，要领封越前。大野道犬和郡主马原本就是丰臣家臣。余者不管冈部大学则纲还是米田监物，都是不好对付的角色。他们率领的两万大军，个个都是嗜血的浪人，到处烧杀抢掠，甚是不得民心。堺港的百姓对他们更是恨之入骨。指挥放火烧了堺港的乃治房之弟道犬，他后来被堺港百姓乱棍打死，此为后话。

这样一支极端残暴的队伍，在二十八从堺港行进至岸和田、贝冢附近。若对其正面迎击，浅野军根本不堪一击。

总大将大野治房原想命塙团右卫门和冈部大学为先锋，一举击溃岸和田的小出吉英，把队伍推进至纪州。但小出吉英和前来增援的金森可重并肩为战，严守军令，紧闭城门，按兵不动。治房只好将道犬留下盯住岸和田城，

自己率军从贝冢朝佐野进发。

浅野军的先锋到达佐野以后，确认后续人马已陆续到达榎井、信达，则稍事休整，以与后续部队不差太远。

先头部队的大将为浅野左卫门佐、浅野右近和龟田大隅三人。正当三人聚在一处准备用午饭时，尾崎一个叫九右卫门的百姓奔来，禀报大野治房已朝此杀来之信：“报告大人，大野主马亮治房率两万大军杀来，先头许已至贝冢。”

在此之前，浅野军始终未摸清敌军动向。

“大事不好！速派人前去探听虚实。”

探事的不久便回报：“敌军确已至贝冢。”

“多少人马？”

“大野治房、埴直之、冈部则纲、御宿正友、米田监物等人合军一处，号称两万。”

“两万？”浅野左卫门佐立道，“两万也好，三万也罢，不过是些乌合之众，我们打他个落花流水。”

战争往往靠一鼓作气，己方先锋不足两千，但既已来到这里，撤退反而会伤了士气。浅野左卫门佐正是出于这种想法，才说要一鼓作气将敌军击溃，但龟田大隅却严肃地提出反对。

“敌军虽是乌合之众，但人数大占优势，士气又旺，只怕难以抵挡。大人也听到了，对方人数超过两万，从堺港到岸和田一路高歌猛进，烧杀而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“我军好不容易鼓舞起士气，要下令撤退吗？”

“非法阵，而是退至可一举击溃大军的地段，诱敌深入。”

“哼！此举仍是害怕敌军。”

“此言差矣。如可正面迎敌，我们也可正面出击。但佐野地形如此，不宜阻击。因此，必须迅速撤离到安松、长泷一带，待敌军气焰渐渐消退之后，再一举将其击溃，以进军大坂。这才是正确的用兵之道。”

双方各执己见，无法抉择。于是，浅野右近介入调停，派人把双方的意见原原本本禀报了浅野长晟。长晟却担心领内乱事，对此颇为慎重。“不错，在佐野迎敌的确不占地利，让右近和大隅撤退到安松、长泷一带，左卫门佐撤退到榎井川，面向大河，在河沿布阵，等待敌军到来。”

长晟既作出了这样的决定，大家便只有服从。浅野先锋放弃佐野，于傍晚撤退。他们刚到佐野时万里无云，撤退时，天空却乌云漫卷，半夜则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

“这算什么？早知如此，当初就没必要那么汗流浹背赶路了。”

“就是！半夜里冒雨撤军，真是败阵之迹。”

“这说不定能让大御所他老人家高兴。他不是说，只知进而不知退，乃灾祸之源吗？”

“你省省吧，是说只知胜而不知败。在战争中，若知道自己要失败，还打个屁仗！”

雨夜撤军和重新布阵，一直持续到早晨。幸好黎明时

雨歇了，但又立刻大雾弥漫。浅野右近退至长泷，龟田大隅退至安松，而一开始便对撤退极不满的浅野左卫门佐，退到了更后的榎井川岸边，各军却也迅速布好了阵。

却说大坂军赶至贝冢已是傍晚时分。这支东拼西凑的队伍暴露出本性，乱乱哄哄喊道：“饿着肚子可没法打仗。开始征粮，征粮了！”

当地百姓最惧者莫过于大坂军“征粮”。浪人们似仍生活在梦中的乱世，他们在世间本已无立足之地，梦想着借此次战争谋求新的功名。战场上的“征粮”遂成为他们唯一的乐趣。家康下令，在不得不征收必要的粮饷时，必须付给百姓一定的报酬。大坂军当然也有这种军令，但未落到实处。

前日晚上，众人从大坂城出发，一路马不停蹄，已奔波了整整两日。这时候，人马都没了力气，其劳累和饥饿可想而知。

“喂！全体出动，去寻些吃的。”

“米不够，务必弄些掺了小麦的饭团子！”

听到此令，自有大量喜好热闹的无赖之徒自告奋勇，“挺身而出”。

“粮食的事就交给我等。”

此中也有一人主动出去，协助兵士征粮，他乃贝冢愿泉寺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，号卜半斋。

卜半斋大摇大摆闯到老百姓家里，不问人家有无余

粮，强行收取米和麦。也不知他有何种神通，不久之后，他竟弄得甚多酒水。

“真是个有心的和尚，连酒都给我们弄来了。”

“这秃驴真不厚道，必是私藏了许多，都去搬来！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酒会起到什么作用，已无须赘言。这些地痞流氓争先恐后地喝酒，有的在天亮之前始终杯不离手，有的甚至已酩酊大醉。

“真拿这些人没办法！天都亮了，还在喝！”先锋为塙团右卫门，次为冈部大学。冈部大学早晨起来之后，大部分士众都还醉卧不醒。大学只得率领业已醒来的属下，迅速出发。

冈部大学和塙团右卫门甚是不和。二人之所以如此，其实并无甚大不了的原因，只是因为去岁冬役中争强好胜，争做先锋。

雨停了，塙团右卫门在晨雾中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眼时，冈部大学率领的小队人马已经离去。他愤怒地拍鞍道：“又要不声不响去抢头功？追！”

塙团右卫门让淡轮六郎兵卫重政在前领路，追赶冈部。在佐野往前的蚁通稍北，重政追上了冈部。就在前一晚，浅野军刚从此处撤走，冈部和他的属下亦正在此歇息。

“喂！冈部，抢功也得分时候！今日之战，先锋大将乃是我团右卫门。你竟跑到先锋前边，此法是从何处学来？要是误了战事，你溜圆的脑袋有几个也保不住。你这恶犬！”

稍后赶来的团右卫门对着大学破口大骂。

乱世之人互相谩骂也是常景，人们可借此扬威。

被墙团右卫门一番恶口谩骂，冈部大学也不示弱：“哼！你这浑蛋，在行军途中醉得一塌糊涂，甚至忘了出发时间，这便是先锋大将的用兵之术？要是因此导致败事，切腹自杀时，从肚子里流出的怕都是臭气熏天的浊酒！”

“住嘴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”

“呵，我倒要瞧瞧，谁强谁弱，还得比了才见分晓！”

“说得好！千万别忘了你今日这些话。”

墙团右卫门吐完一肚子怒气，方才对纪州的领路人大声喊道：“山口兵内、兵吉兄弟听令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今日之内，我们要进至和歌山，敌军必在那一带，你们马上前去探听消息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如此，团右卫门行在最前，冈部大学则紧随其后。就在他们快要到达蚁通时，前去探听消息的山口兄弟回来了。

“发现敌情了？”墙团右卫门两脚蹬着马镫，大声问道。

“未发现敌军，但听到前方有枪声。”

“笨蛋！就是敌军！好，让我们打他个落花流水！”说完，他就要往前飞奔。

此时，淡轮六郎兵卫重政忙转过马头阻道：“这一带还是由在下引路，莽撞行军太危险。”

“哼！难道要在这里停止不前吗？”

“非是止军不前。从此地至榎井约四里路程，处处险坡，多有堤坎，最适合埋伏。因此只有百骑的小股部队往前行进，甚是危险。在下认为，应在此处等待后边的军队。”

“住口！”团右卫门再次敲打着马鞍，怒吼，“要是害怕伏兵，要先锋还有何用？把他们打垮，前进！”

“万万不可！非要前进，也得先向贝冢派出使者，催促后续部队赶上。”

“你小心太过了，后边冈部那厮可要争着抢头功呢。”口上虽这么说，但塙团右卫门还是觉得淡轮重政的话不无道理，便派了一个贴身侍卫前往大野治房阵中报信。

“现在好了吧？今日要让他们见识我团右卫门的厉害！出发！”令毕，他快马加鞭，往前飞奔去了。旗帜高高飘扬，上面大书“塙团右卫门藤原直之”几字。

淡轮六郎兵卫感到事情重大，立刻纵马追去。

云渐渐散了，露出点点青空。

塙团右卫门的探马山口兵内和兵吉兄弟先前听到的枪声，乃是浅野部的先锋龟田大隅守所放。龟田大隅守奉长晟之命，在前日夜里撤退到了安松，连夜往蚁通方向前进，迎来了第二日黎明。此间，他带着军队沿原路折返，亲自带领小队人马探察，往返三次，对此处地势已了如指掌，

因为所率人马数量与敌方差得太多，故，行动必须谨慎。

天亮未久，龟田大隅守看到了塙团右卫门派出的山口兄弟的身影。

“好，放几枪让他们听听，注意，莫伤了他们性命。”

不出龟田所料，山口兄弟听到枪声，立刻折身回去禀报。

“好，敌军已经逼近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准备埋伏，大家听好，待走近了再打。”大隅自己先匍匐在地，命头阵和二阵埋伏于大路两边的堤坝和岩石后。枪队共计五十人，静候敌军入套。

未久，前面便隐隐约约出现了塙团右卫门的旗帜。人数并不甚多，只一百二三十人左右，径自朝这边而来。当敌军渐渐靠近时，龟田令蚁通入口处岩石上的枪队，作好准备。

“打！”

砰砰砰——枪一齐开火。

受到突然袭击，近三十人从马上跌落。团右卫门停下马，组织反击。

“好！枪队三阵各就各位！”大隅又令道。

伏击者与被伏击者，心中所念有明显差异。团右卫门认为，停下来等于挨打受死，于是催马往前急去，手下自是紧追其后。

第二阵的枪声大作，敌方又有十几人被打得人仰马翻。塙团右卫门的队列本齐整，但又伤了十几人，变得稀

疏起来。

而在此期间，龟田的头阵已退至第二阵后方，此时正伏于距第二阵约两町的地方，重新填好弹药。

连遭两次火枪阵袭击，团右卫门的军队却越发勇猛，团右卫门亦大喊：“再无伏兵，快往前冲！”此时，他看见冈部的人马正在沿着河沿往前行进。“决不能落在冈部后面！快！从河沿这边赶过他们！”

若从河沿一直往下去，冈部则将遭遇在长泷布阵的浅野右近。

右近却未开火。他见冈部人数太少，决定先把他们包围起来，莫要打草惊蛇。待敌人渐渐走近，一阵呐喊之后，冈部大学的人马已被包围在浅野右近的长矛林中。

砰砰砰！

龟田大隅的第三阵，已对准团右卫门的队伍，开始大肆射击。

浅野军巧妙地将敌军从安松引诱至榎井，但墙团右卫门还以为，自己是凭着勇猛突破了重阻。

“冲！”射击之后撤退，之后再射击，龟田大隅守采取这种依次后退、轮番攻击的战法，如退至榎井，他即可改为攻势。

长晟则从主力中派出上田主水正的一队人马，几队人马合兵一处，一举反攻回去。受到上田和龟田两厢夹击，墙团右卫门陷入绝境。

“呔！我乃墙团右卫门家臣坂田正二郎。有种的就来

跟我一决高下！”到了混战的时候，武士仍然摆脱不了以前的毛病。上田主水正手持长矛刺向团右卫门，一个同样手持长矛的武士亦高声自报家门，喊将着朝上田主水正奔过去。

“竟是个小卒。哼，虽不配做我的对手，但我上田主水正很是佩服你的勇气，且给你脸，看枪！”

“上田主水正……爷爷可从来不曾听过这名号。爷爷来也！”

在这种时候仍恶语相向，便是乱世武士的旧习。

二人手持长矛拼在一处，主水正的长矛折成了两段。二人亦都觉得用刀太麻烦，遂跳下马来，赤手空拳地搏斗，在地上扭成一团。

二者心境看来颇为豁达，实则不然。二人在地上翻来滚去的时候，双方的侍从都靠了过来，唯恐自家主人遭遇不测。

榎井陷入混战之时，沿着河沿前进的冈部所部也已溃不成军，主将冈部大学身负重伤。他恐是过于关注与自己抢功的团右卫门，所以一开始并未注意浅野右近的埋伏。这出其不意的伏击一开打，敌我双方士气差距立现。冈部大学一心只想着不可输给团右卫门，却未注意到敌军伏兵，此已非“失误”可形容。这种时候，他既无暇自报家门，也无隙装腔作势。主将冈部大学已身负两处枪伤。见主将身负重伤，又被敌军伏军所苦，士兵遂大肆逃窜……